



中国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Education in the West of China

马戎 郭志刚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马戎 郭志刚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马戎,郭志刚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105 - 10490 - 1

I. 中… II. ①马…②郭… III. 少数民族教育 - 中国 - 文集 IV. G75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093 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康厚桥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com>

印 刷: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700 千字

印 张:30.5

定 价:7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490 - 1/G · 1751 (汉 81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 言

编 者

辽阔的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区，在地理条件方面这里大多属于雪域高原、丘陵草原、荒原沙漠和戈壁绿洲，整体来说人口相对稀少，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发展较慢。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陆续在这些地区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了多个自治地区，制定了许多政策来推动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在中央政府“支援边疆”的发展规划和组织下，一批又一批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从东部地区迁到西部地区，其中许多是随着企业的整套设备和生产线一起迁到西部的，那时被称作“整厂搬迁”。同时每年政府都动员大批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工作，这些来自东部和沿海城镇的干部职工、科技人员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工业、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西部各族人民也在中央政府的关心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下积极投入到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事业中去，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中央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西部也像国内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农村和城市的各项重大体制变革，农牧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承包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自己的产品，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许多个体专业户和私营企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城镇和乡村经济都出现了多元化的新局面。从我们承担的这一课题“西部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视角看，在近年来西部地区发展进程中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一是对人员自由流动就业的开放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全国各地区的劳动力可以跨省区流动。这也使来自沿海和中部的汉族劳动力可以自由地来到西部各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与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进行竞争。由于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较好，经济发展较快，体制改革起步早，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一般具有一定的技能与就业经历，已经比较适应当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从而在西部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能力。这无疑对西部地区本地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形成竞争和压力。

二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大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西部多数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彝族等）地区基本建成了一个与普通汉语

文授课学校体系平行的民族教育体系，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母语授课，同时也上汉语文课。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双语教育”学习模式。由于在部分维吾尔族和藏族聚居的地区，在乡村层面基本没有汉族居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语言环境，长期以来实行的传统双语教学模式只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汉语文教育，学校的汉语课在课时规模和教学水平方面也较弱，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达不到对话和交流的程度。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在目前全国以及西部地区城镇的就业岗位中，大多数的业务工作和经济活动都需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因此，汉语文水平偏低就成为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严重障碍。

以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如何根据就业市场对语言能力的实际需求来调整和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西部地区的高等院校普遍扩大了招生规模，有的招生人数翻了几番，但是招收的学生仍然按照传统的双语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毕业生的汉语文能力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就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大专毕业生后的就业竞争态势。近十年来，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困难已经成为新疆和西藏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汉族毕业生大多数都能够在本地或转到内地就业，而大多数少数民族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而待业在家，面临如此明显的对比和反差，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会在客观上以民族群体之间差异的形式展示出来，从而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极力去预防的现象。

少数民族教育和双语教学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教学语言的问题，这里还涉及到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寄托着各族民众深厚的民族感情，语言的前途也十分自然地被人们与“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教学语言问题上，必须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这一感情，必须依照宪法保障他们对教学语言的选择权利。

但是同时，我们又面临现实就业市场上的严峻局面。西部经济的发展以及西部经济与沿海、中部经济的接轨和融合使得掌握汉语在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成为就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和掌握汉语，少数民族青年就很难在城镇的就业市场上顺利发展，这对于在学业上投入很多精力和财力的学生本人和学生家庭来说，必然带来极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安排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去工作，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不可能再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少数民族学生只能积极去适应劳动力就业市场对语言能力、技能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学业，努力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近几年我们在西部各地学校开展调查时，感到许多少数民族家长和学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南疆喀什地区就看到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家长如何积极地送自己的孩子上“双语学校”。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校必须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一个使他们不断增强学习自信心、切实提高知识技能并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学

习环境。对于少数民族民众学习汉语文的积极性，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加以爱护。

为此，政府部门、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应当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和讨论如何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建立一个既能保护和发展民族语言，又能够掌握和学好汉语文的双语教学体系，在课程安排和授课语言方面把握好一个适度的分寸，摸索出一条符合实际国情的双语教育模式。这无疑是中国民族教育领域里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重要课题。

我国西部各地区的语言使用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别，即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乌鲁木齐的双语教育与南疆喀什地区双语教育所面对的语言环境和就业环境也有很大差异，甚至我们调查的喀什地区下属县城的学校和乡里学校的语言环境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在思考各地如何发展双语教育问题时必须开展广泛和大量的实地调查，与各地的少数民族教师、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共同举行座谈会和进行家访，努力了解每个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每个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环境与积极性，从而探讨各个地方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双语教学和就业模式。我国西部地区的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一定在总体规划下还会出现各地因地制宜的多种模式，出现某种教学体制、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待这样的现象，尊重群众和基层学校的创造性和智慧，注重教学的实效。同时，我们制定的规划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要尊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书即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在这本书里汇集了课题组成员们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所撰写的论文与研究报告，我们调查与研究的地域包括了我国西部的新疆、内蒙古、西藏、四川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的论文从宏观上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态势、政府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有的则是对一所中学或小学开展的个案调查报告，在不同的层面上剖析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特点。这些分别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开展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和研究分析思路可以相互补充，帮助我们更加系统和深入地理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我们这一课题的调查工作吸收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生参与，他们怀着对少数民族发展前景的极大关切积极投入到了各地双语教育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其中有的学生结合自己的调查工作撰写了学位论文。本书中祖力亚提关于新疆大学的调查报告、杨雪关于苗寨学校的报告、王晶晶关于白族双语教育的报告、赵蕊关于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报告，最后都成为了他们的硕士或本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另外，朱志勇对西藏小学的调查报告，则是他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的一部分。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00 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 1 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为我国陆地领土面积的 64%。可以说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各少数民族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也是不完整的。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 30 年期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改革力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且近来与东部、中部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仍在不断拉

大。按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甚至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这已经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纪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

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在今后的发展能否顺利，双语教育的地区性模式是否能够被当地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否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就业，从而使千千万万的西部少数民族通过子女就业来分享西部开发和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果，这既是一个教育学、民族学、社会学的重大学术问题，同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性价值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课题成果的出版，唤起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心。中华各民族经过两千多年相互融合和凝聚的历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单元只能是民族国家，因此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各民族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克服内部的各种歧见和隔膜，逐步强化国家认同，努力在发展过程中使各族民众都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各项利益。在一个族际关系良性互动的国家，所有群体都将是“赢家”。而在一个族际矛盾不断恶化的国家，经济利益、文化认同方面的冲突有可能会导致民族的分裂和国家的解体，而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可以说所有的群体都是可悲的“输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国西部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研究和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它所具有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就不言而喻。我们希望这一课题及其成果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一专题更大的兴趣，更希望今后我国会有更多的学者投入这一领域，努力耕耘。

目 录

序 言	编 者(1)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马 戎(1)
西部大开发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少数民族教育	马 戎(15)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马 戎(30)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葛丰交 马军俊(65)
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的成功 ——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研究	祖力亚提·司马义(84)
新疆哈萨克族双语教育现状分析 ——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为例	王晶晶(134)
新疆南部中小学双语教学调查报告	李晓霞(146)
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	李晓霞(155)
南疆儿童失学情况调查	李晓霞(192)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机会和双语教育方面的 政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苏金星(205)
一所蒙古族中学的历史沿革与双语教学 ——对内蒙古科左后旗甘旗卡第一高级中学的个案分析	常 宝(220)
草原上的学校 ——牧区蒙古族基层教育事业的变迁	马 戎(240)
内蒙古镶黄旗综合高中民族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李 健(263)
西藏牧区小学教育调查 ——那曲地区达萨乡小学个案分析	朱志勇(277)
高山上的小学 ——云南一所苗寨小学的调查	杨 雪(334)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凉山彝族双语教育	赵 慈(386)
云南省白族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王晶晶(420)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①

马 戎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学家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但是对社会理论的这些探讨主要基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实证性调查，而不是书斋中的逻辑推理。所以“实事求是”和“从实求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在对现实社会进行调查与分析时，社会学家们也力求避免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与感情色彩，力求在进行评判时做到价值中立。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或努力接近这一个标准，我们才有可能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社会学的调查分析具有科学的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时，非常关心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关心现时的社会矛盾如何得到解决，因此在选题时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自然科学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与发明增强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规律的能力，并以此改善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与生活质量。社会学家也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规律的探索使人类社会达到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冲突，缓和社会矛盾，使人类社会能够健康地发展。

由于人类起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多元以及各人类群体发展初期的彼此隔绝，在不同的群体中各自发展出来了各不相同的语言与文字，也发展起来了以各自语言文字为承载工具的文明及教育体系。而当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需要相互交流与学习的时候，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便成为群体之间进行交流和学习的必要条件。随着欧洲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启蒙运动的思想、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学校体制也逐步从其发源地欧洲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同时，对于外国语言的系统学习逐步成为许多国家正规学校体制的组成部分，各种形式的双语教育也就成为世界性的现象。

对于什么是“双语教育”以及如何定义的问题，学者中存在不同看法，本文不去详细讨论。当我们在中国场景中讨论双语教育时，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文字进行学习的现象。所以，中国双语教育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各级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对于各类科目教学语言如何进行选择与组合，换

^① 本文初稿曾刊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11~17页，在收入本文集时进行了修订。

言之，即是要安排让哪些学生，通过哪一种语言，去学习哪些知识与技能。

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中应当如何进行这些语言学习模式的选择与设计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语言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做一些分析。

一、语言的双重性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就其自身性质和所发挥的功能而言，语言具有某种双重性。

第一，语言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该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与发展而来的。当然，没有一个群体是与其他群体完全隔绝的，任何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免对邻近民族的语言文字有所借鉴或相互影响，这些借鉴和相互影响构成了语言学中区分不同语族、语系、语支时所分析的因素。一个民族演变历史的正式文本及后人的追述、民间创造的英雄史诗，这个民族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文学、农学等所有方面的知识与文化积累，都是用本民族文字记述下来的，所以本族语言是本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和体现出一个群体的精英集团和广大民众对于本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并使该族语言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前途通常受到本族领袖人物、精英集团和民众的极大关注，认为它与这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紧密联系。

第二，人类语言也可以视为纯粹的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语言和文字在民族成员内部的交流中实现的是相互传递信息、文化传承的功能，在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流中体现的是从其他群体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当各种语言被看做纯粹是交流工具时，选择或放弃某一种语言学习，只是纯理性的选择，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为了向其他民族学习各种知识，使个人和自己所属民族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得到发展，人们就必须学习那些掌握先进科技、引领经济潮流民族的语言文字。

由于语言具有这样的双重性，而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又不平衡，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种语言文字的角色与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些语言逐渐消亡，另一些语言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应用。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和动态地来认识每种语言的客观发展趋势。

从语言的工具性这一性质来思考和评价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必须承认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世界结构中，有一些民族的语言在历史发展的竞争态势中是居于劣势的，而另外一些语言则居于优势。如果我们把语言比喻做一种生产技术，那么在生产技术的推销方面，不同的技术之间存在着争取用户的竞争关系。而一旦采用了某一种技术，企业今后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就对这一技术及其开发者存在某种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今后再改用其他技术，必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在争取其他民族学习自己的语言方面，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选定了某种外国语言作为本国民众的主要外语学习语种，在教材、师资、考试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投入，如果要再转变为另一种外语，除了需要新的大量投资之外，使新系统运转起来并达到较高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试运行和不断调试，这一过程通常需要 10 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对于任何国家（民族）而言，在母

语之外选择哪种语言来学习是一件非常慎重、影响深远的大事。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指标来对一种语言的工具应用性进行评价，并以此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呢？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程度也许可以通过四个指标来进行测量。

(1) 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规模：即以该种语言为母语，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群体的人口规模；

(2) 以这种语言为国家正式官方语言的人口规模：国内虽存在多种方言，但政府以这种语言作为政府文件、官方场合、学校教育的正式用语；

(3) 这种语言所能够提供的科技、财贸、学术等领域的信息的先进程度：以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先进性为例，我们可以根据学术界提供的出版信息，了解到各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当中，有百分之多少是以该种语言文字公开发表的，占据高百分比的文字，即体现出较高的先进信息提供程度；

(4) 可通过这种语言进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体的人口规模：即除了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口（第一个指标）外，还有多大规模的其他人口能够熟练掌握该语言，或以该语言为第一外语，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口头或文字交流。

如果我们以英语为分析对象，那么第一个指标即是以英语为母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牙买加）等通用英语国家的人口；第二个指标即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肯尼亚、菲律宾、新加坡等虽有地方语言但以英语为正式官方语言国家的人口；第三个指标是最新科技成果、学术成果以英文发表的比例（如各学科顶级学术刊物中英文刊物的百分比）；^① 第四个指标包括了主要以英语为本国外语教学中的第一外语，要求各级学校升学考试中有英文科目的国家的人口（包括中国、日本、欧洲等许多国家的人口）。以这四个指标来衡量，很明显英语具有的工具性程度是目前世界各种语言当中最强的，尽管英语第一个指标的数值可能低于汉语（汉族人口加上回族、满族等通用汉语民族的人口，超过 12 亿），^② 但是在第二个、第三和第四个指标方面，英文不仅明显地高于汉文，也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

在语言发展中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强势语言的影响力会不断增大，弱势语言的影响力会渐趋缩小。在以上的三个指标中，各种语言的第一和第二个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一种语言的第三个指标的数值明显高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学习这种语言，使它的第四个指标数值不断增大。

有些群体的人口规模很小，可能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它们在知识积累方面没有优势，与其他民族相比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方面也没有优势，除了本族成员之外没有其他民族学习并使用该族语言，有的民族甚至没有书写文字，这些民族语言的工具性程度就

^① 这一方面我们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单从 2006 年美国学者囊括全部诺贝尔科学奖奖项这一现象来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说现在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顶尖级学术期刊都是以英语出版的。

^② 据介绍，在今天全世界的广播节目中，60%以上使用英语，世界上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有 3.5 亿人，作为第二语言并经常使用的有 3.5 亿人，英语在 70 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 14 亿人，全世界学习英语的人有 10 亿人，全世界 3/4 的邮件用英语书写，全世界网站的 78%为英语网站。

相对较低。对于这些人口较少、发展呈弱势的民族来说，如果它们使用本族语言文字来努力建立一整套教育和科研体系，那么从教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体系、印刷出版和新闻传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难度很大、成本太高、效益太低，甚至本族实际并不具备从事这些工作的专业人才，如果坚持这么做，在客观上并不利于本民族的教育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正是这样的客观发展态势，使这些民族语言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工具呈现出功能持续弱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少数群体，在长期的语言间竞争过程中，他们的语言有些已经消亡，有的正处在消亡过程之中，这是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语言学家指出，在1万年以前，世界各地区存在的语言约1.5万种，现在已经减少到约7000种，随着族群交往的加强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将进一步加快语种减少的速度，预计在21世纪还将会有大约2300种语言消亡。^①

我们在讨论与分析语言的工具性时，还需要关注不同语言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应用层面。譬如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母语依然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它的工具性功能主要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的交流活动中，与此同时，为了走出本民族聚居区并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与技能，学生们在学校里需要系统地学习汉语和英语。掌握母语，使学生们在平时生活和未来工作中可与本地基层社区民众交流；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汉语的功能是帮助学生接触大量的汉文出版物、影视节目和各类信息，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就业与发展；英语的功能则是帮助学生接触英文出版物和各类信息，使学生有可能接触到世界的科技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前沿，直接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根据交流和阅读对象的不同以及交流中所能够获得信息的层次，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交流与知识层面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交流工具的各类功能。这就形成了一个语言使用的多层级结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构也因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有些处在最基层的口头语言，可能会由于使用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小而逐渐消失，而处在最高端的国际交流的语言则可能因国际力量对比和外交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调整。如我国学校系统在1949年以前教授的外语主要是英语，由于西方各国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作战，中国大陆学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俄语为主要学习的外语。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改善，对外贸易与学术的主要交流对象是美国和西方各国，我国中小学的外语学习也就转向英语。这几次重大转变都是因中国外交关系变化而出现的。所以我们在分析语言的工具性时，需要采用辩证和动态的眼光，而且只能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才能够观察到语言使用结构的细微变化。

从文化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所有在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语言与文字，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已经消亡的文字如古埃及楔型文字、古玛雅文字、中国历史上的西夏文字、古西域的吐火罗文字等，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

^① 参见《参考消息》，1997年9月27日第6版文章“下世纪世界将有1/3语言消失”。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100年内人类将只剩下500种语言（《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3日第6版）。

体现，应当作为人类的“文化基因”永久保存下来。因此，对于一些曾经流传使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失的语言，语言学家们所能够做的，也就是积极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把这些语言记录下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鼓励少数语言学研究者去学习这些濒危语言，分析其语音元素及语法规则，努力从中探索各种语言起源之间的联系和语言传播、演变的路径。但这些消亡或濒危的语言将主要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由于其在现实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工具性，人们已经不再把这些语言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所以它们也不可能成为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工具，不适宜被选作学校的教学语言。

学习掌握先进科技和引领经济发展民族的语言是各民族发展的条件。在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的发展大趋势下，如果一个民族语言的工具性呈现出相对弱势，但这个民族坚持只使用本族语言文字而不是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保守心态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竞争态势下，有些民族曾经居于劣势，但它们及时认清形势，放下架子，在语言问题上克服了狭隘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态度，以谦虚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发展速度较快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以此为工具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财富和科技成果、积极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的大市场中，这些在语言和思想方面比较开放的民族就会因此而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一旦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后，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发展了经济实力，回过头来更有条件保护与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和日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最后的发展效果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现在各国之间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难以避免将会呈现一个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人们在感情上对某些语言的消亡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客观现实，因为这实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语言的工具应用性方面分析，在争取语言的使用者方面，各种语言之间依靠本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这就像向用户企业推销制造技术与设备时，各种技术和设备的制造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样。为了扩大本国文化和国际影响，许多国家都在其他国家设立了各种本国语言的推广项目，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众与学生学习和使用本国的语言。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欧洲工业化时代，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等都曾经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语言，也都出现了各自的大师级文学巨匠，例如在英语文学中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法语文学中有巴尔扎克和雨果，俄语文学中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德语文学中有歌德和席勒，西班牙语文学中有塞万提斯，美国的英语文学中有马克·吐温、海明威和杰克·伦敦。当时，欧洲之外其他地区和殖民地社会都在积极学习欧洲语言。与其他几种欧洲语言相比较，英语并没有占据特别的优势。但是在二战之后，以上语言之间的某种“均势”开始逐渐被打破。由于美国在军事、财力、科技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美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而各国申请“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资金使用报告、项目结题总结等文件，都必须用英文撰写，与美国做生意成为各国经济的主导，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工具作用大幅度加强，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

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开始普遍学习英语。

由于历史原因，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比较落后，美国每年向这些国家提供几万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去美国留学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非常具有吸引力。而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需要有“托福”和“GRE”英语考试成绩，各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本国广大家长与学生们学习英语的要求，普遍把英语设为本国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这样几十年后，各国学生与学者普遍学习和掌握的外语就集中在英语，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趋势是：各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主要靠英语，各类国际会议也把英语作为会议的公共语言。

与此同时，在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术交流中选择一种语言作为所有国家的“共同交际语”，也是客观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学术研究的全球化都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工作语言。由于具有以上的种种优势，英语也就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成为各国共同学习的首选外语，也正在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性”工作语言。“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① 各国学者和企业家们不需要去学习其他国家的多种语言来和相应国家的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只要掌握了英语，实际上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必要的交流。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这一基本功能的重要性。

所以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语言的双重性中两方面的权重在逐步发生变化。对于语言的感情层面的考虑有下降的趋势，而对语言的功利方面的考虑则在显著上升。学习掌握先进科技和引领经济发展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各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中国的语言使用与发展趋势

针对中华民族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所具有的“同”和各个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特点具有的“异”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教授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大框架（费孝通，1989）。我们在研究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发展框架时，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这个思路，从“多元一体格局”这个角度来理解与分析。

我国的学校系统和语言教学体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对于学校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学制课程与考试的设置等，全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下组织起来的，虽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带有某些区域性或民族性特点（如草原牧区的流动小学、寄宿制学校），但总体来说是属于同一个管理体制、同一个教育系统，体现了“一体”的层面；同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本族语言仍然是主要的交流语言，在学校里使用的教学语言（双语教学）结构中，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的特点。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汉语（普通话）是各族学生都需要学习并掌握的语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4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言文字，根据本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自行决定在学校里如何学习和运用本族文字，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种文字来学习必要的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知识。

从全世界各国的角度看，现代学校教育是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推动国家区域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与整合的重要措施，实施统一的学制和统一的教学内容，并在国家的范围内形成了教育的通用性和知识的标准化，考虑到当前与今后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逐步整合和人力资源的跨地域流动性，为了各民族今后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长远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规范化教育体系，需要强调“同”和“一体”这一方面。但是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又绝不可忽视现在各地区、各民族在语言、知识基础方面所存在的“异”和“多元”的现实，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连接的桥梁，建立一个在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协调机制。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就全国而言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6个民族全部或大部转用了汉语，近40个民族有大部分人兼通汉语。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中，汉语文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做是“汉族的语言”。

印刷出版和影视媒体是人们获得各类知识信息的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渠道。在我国，汉语文的出版物和其他音像制品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第一，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第二，汉族学者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用汉文出版；第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用汉文发表或出版；第四，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和其他出版物被及时译成汉文出版。我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以及大量国外信息，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掌握这些资源，无论对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和人们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要。如果期望能够把以上各方面的全部知识信息都及时地翻译成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字，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不仅可以同汉族交流，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可以通过阅读汉文出版物接触到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重要信息。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文就可以走遍全国。由于中文（汉语）是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国外学习中文（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既有在校的学生，也有从事外交、贸易、学术研究的人员，加上居住在世界五大洲的2500多万华人，在许多国际性大都市中，汉语也可以帮助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所以从国际交流的角度看，中文（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应用性在未来将会不断加强。在全国各族民众中逐步普及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在今后至少半个世纪内，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在各级学校中的英语教学。这一方面是为了使中国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们能够及时和便利地接触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与国际

一流学者们对话与合作，从而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真正走在世界的前沿；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的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现在美国及欧洲的服务业是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的高成本，许多服务业工作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美国大航空公司有些业务电话是由身在印度的印度职工来接听和完成的，通过美式英语和公司业务的短期培训，这些员工按照美国客户的作息时间在印度办公室接听和回答电话。由于他们的工资仅为美国员工的 $1/4$ 到 $1/6$ ，美国公司培训和雇佣他们是非常理性地行为。现在不少美国大公司都在采用这种方式雇佣印度和菲律宾员工，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年轻学生熟练掌握了英语。如果中国沿海几省的几千万高中毕业劳动力也能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他们就可以进入国际服务业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这一竞争。所以加快和强化我国学校的英语学习，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和英语，是中国在21世纪全方位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措施。

三、双语教学的目的与设计

学校是培养学生、培养人才的机构和场所。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当今世界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教授两种语言。一种是本地的通用语言，一种是为了学生今后的交流与发展而学习的另一种语言。

双语教学的体制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在语言方面的基本政策。我国宪法关于语言有两条规定，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① 教育部、国家民委1980年《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汉文”。这些法律和政策既考虑到了民族语言平等和各民族交流这两层政治因素，也考虑到民族地区语言环境的现实应用的情况，体现了从客观效果出发的科学态度。

有些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在规划、安排和发展双语教学体制时，提出的原则是：“要以当地语言环境为基础，同时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学效益和群众的意愿。原则上，凡只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环境的地方，基础教育宜实行用民族语文授课为主或从民族语文教学入手，逐步通过语言转换实行以汉语文教学为主；有一定双语环境或某些地方土语区，基础教育宜实行用汉语文授课为主同时加设民族语文课的体制。”^② 但是最后的“目标”是否应当是“以汉语文教学为主”以及具体如何以汉语文教学为主，还是一个需要慎重讨论的问题。

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实行既与民族学生语言基础相衔接，又与全国语言环境相一致

^① 潘启富：《中国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研究》，49~54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② 陈红涛、孟铸群主编，周旺云著：《谈四川民族地区的教育体系问题》，见《中国民族教育论丛（四）》，31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的双语教学体制，是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普及教育，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必备条件。”^① 这些政策和提法，基本上体现出了“多元一体”的大思路，考虑到实际当中存在着的“多元”（民族语言的地方性应用）和“一体”（全国性的语言应用大环境）两个方面，为了避免政府对于语言“应用性程度”判断的偏差，避免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人为强化“多元”或人为强化“一体”），还特别提出要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这一点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②

在中国各个地区，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模式。

(1) 在汉族地区，使用母语即汉语文来讲授“语文”和数理化等专业科目，同时学习英语或其他一种“外语”。

(2) 在云南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或者政府虽然为他们“创造”的新文字但使用范围非常小，^③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学习的是非母语的国内通用语——汉语，并用汉语学习专业科目的知识，同时学习一门外语。

(3) 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地民族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这些民族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语言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使用中的工具性不强，根据各地的语言使用状况，学校的教学语言可分为多种模式，^④ 汉语文和当地民族语文在教学语言中，扮演不同角色。

(4) 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地民族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和悠久文化，而且这些民族人口规模较大，民族语言在聚居区是主要交流语言，这些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是：以少数民族语文教授各科课程，加授汉语课，并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体系。内蒙古、西藏、新疆和青海一些自治地方基本上采用的这样的教学模式。

(5) 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值得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少数民族大学、大中专毕业生日益突出的就业困难对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以新疆为例，近年来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教学模式，即“双语教学实验班”，自小学（甚至学前班）起即开设汉语课，同时用汉语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与就业应用知识技能密切相关的课程；开设母语课，同时用母语讲授历史、政治、地理、自然等课程，努力保持和提高学生掌握与运用母语文的能力。

(6)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是当地民众生活、社会交往、工作场所使用的主要交流工具，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汉族劳动者，需要学习和掌握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所以，根据我们长期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调研工作的感受，我们建议：

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中，应选择若干汉族学生集中的普通中

① 陈红涛、孟铸群主编，田清玉著：《以改革总全局，探索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路子》，见《中国民族教育论丛（四）》，10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②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247～25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③ 我国有10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语言专家为他们创制的。

④ 如据凉山彝族自治州2005年的统计，少数民族学生中有11.5%为“一类模式”（即以彝语文教授各科课程，加授汉语课），27.3%为“二类模式”（即用汉语教授各科课程，加授彝语课），另外的61.2%在普通汉语学校学习（赵蕊：《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凉山彝族双语教育》，2006）。